

DeepSeek 的开源，想不通的人甚多。我们如此重要的创新，为什么让他白白使用？

我从一个作家的亲身经历，谈谈数字时代的智慧：开放和兼容，是当下的顶级智慧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《雪庐》，并且决定尝试在电脑上写。那时，家里没有电脑，我借到一台型号的电子打字机，就在上面练手。其间，与创作相关的种种，均略去不谈，单讲我与机器的关系。那个电子打字机，有一条狭窄的显示屏，天蓝色的屏幕，用拼音打击键盘，中文字就在上面跳出来，一行行往下打，只能看到局部的文字，上下文的关联，主要靠大脑的记忆，想要修改，就在狭窄的显示屏上后退寻找。十多万字的小说，如此这般，终于完工，算是初次使用电脑书写的成果。

我把磁盘交到了出版社。不久，坏消息传来，出版社的电脑，读不出磁盘，转到已经具备电脑排版能力的印刷厂，竟然无一能够阅读。于是，有懂行的朋友向我科普，你的电脑打

阿爷跟我没有血缘关系。他是我父母单位里的前辈，按照那时的习惯，前辈被统称为“师傅”，所以从小我就称呼他“阿爷”。阿爷是余姚溪口人，讲一口宁波腔浓重的上海话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跟阿爷来往很多，阿爷看着我长大，也看着和我一般大的发小们长大。我们这群孩子都很喜欢阿爷，阿爷待我们就像待自己的孩子那样。

彼时，我们生活在遥远的黔北高原。山里的生活与世隔绝，不受外界骚扰。阿爷喜欢钓鱼，总能一个人拿一根竹子做的鱼竿，在河边坐一下午，直到天黑。只要阿爷去钓鱼，我家总会得到他的“战利品”。在电力供应紧张的年代，停电是家常便饭，一个停电的

从读小学起，最欢天喜地的事，就是给新书“穿一件外套”，随后不拘一格地标出相应的科目：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……这些包书的场景，“老学童”们都有过经历，一旦提起，昏花的眼里常常还会放出光芒。

不消说，当年的包书纸十分简朴。我上中小学时，乡里人家哪来挺括的过期画册和挂历，我和同学除了难得买几张“牛皮纸”，大多找些杂七杂八的纸浆来包书。买不起油布伞就披一件蓑衣，这在当年实属不得已，如今反倒觉得多姿多彩。

包书的基本要领则互为贯通。先按照书本的厚薄大小，选定或加工成一张配对的包皮，随后将书本放妥位置，左右合拢；接着，在书脊处将出两条对等的痕迹，用刀片逐一裁出上下各一只“耳朵”，相继贴到书脊上，之后再其他包皮依次包裹好封面封底即可。

不过，这中间无论顺序先后，必得遵循一个要领，即把包皮的每个内折处都与课本恰如其分地绷紧，否则，包出的书本不仅品相欠佳，且用到“半途”就松松垮垮。也许为了防患于未然，或者只是好胜心占据了上风，不少同学格外深耕细作，在书皮右侧的上下四个棱角处都包出一个“三角套”来。无疑，这样包出的书本，弹眼落睛也耐用，但也费心耗时。

记忆中，我刚上初二头天，领回一大摞新书后，就动手包起来，隔壁朱老伯看到后不请自来。这朱老伯胖墩墩的看似木讷，其实是老学究。自然，老伯包书的本领也好生了得。那天，他想来是帮我一起包书的，谁知他翻开一册语文课本后，嘴里很快念念有词起来。我见了便凑上前去探个究竟，老伯这才惊醒，指着他正读到的那篇古文连声赞叹，吐出一句老古话来：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见我一脸嬉笑，又赶紧改口，“呵呵，这些话也太老掉了，不过能上上学读书，实在是最开心的事！”

如今，我也成了爷爷，也常陪着孙女包书。尽管现在的教科书，都有薄膜封面，但我偶尔还会用牛皮纸，为一两本课外读物包上带有四只棱角的封面，孙女见了非但不嫌弃，反倒看得津津有味，之后还会甜甜地告诉我：“爷爷，我同学都说你包的书特别漂亮！”我听了心里很受用，为什么不呢？

开源，数字时代的智慧

孙颀

字机，与它们都不兼容。我有点儿慌，花了那么长时间写作的小说，就在那小小的磁盘里睡大觉？还是懂行的朋友指点，目前，只有一个笨办法，你回到那台电子打字机，让它根据磁盘打印出长条纸，然后作为原稿，交到出版社重新排字。因此，我第一次电脑写作的成果，还是纸面上的文字，仅仅从手写字，变成了打印字。

那次尝试之后，我再也不敢使用那个型号的电子打字机。据我观察，曾经风光一时的它，不久也在市场上销声匿迹。是不是因为它系统的封闭和不兼容，也许吧，没有充分调查，不敢下结论。

联想到当年两大电脑品牌的竞争。苹果电脑的性能，在用户眼睛里，优越显而易见，不少专业领域，比如美术设计方面，至今用的是苹果电脑。但是，在大众市场，苹果电脑被IBM打得落花流水。有人说，那是因

里，阿爷下定决心，拄着拐杖和我一起踏上了西行的列车。我去父母身边过暑假，阿爷回到了生活了几十年的大山里。

老单位为阿爷谋了一个在招待所看门的差事，他就住在招待所，除了退休工资，还有一份额外的活计和生活，阿爷本就节俭，这样的条件让他欣慰而满足，这般无忧无虑的生活自然让他如鱼得水。他一个人就把招待所的工作照看得妥妥帖帖，更让人欣慰的是，没过多久，阿爷又拿起了钓鱼竿往河边去了，待我假期结束回上海之前，阿爷早已扔掉拐杖，健步如飞，脸上重现了和蔼的笑容，两个月的时间，像是换了个人一般。

阿爷一辈子过得颠沛流离、曲折坎坷，也许是因为一生的乐观和和平，他从不计较。总是知足，旁人很少会在他的身上感受到忧愁和痛苦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阿爷总是善于给人满满的情绪价值。我也从不发脾气，儿时我和小伙伴们往往淘气，阿爷从不生气，反倒是笑盈盈地应付我们的调皮捣蛋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阿爷二度告老还乡，回到上海独居。我去看望过他几次，他会告诉我每天的作息，告诉我没事儿的时候

喜欢去听健康讲座，告诉我家人的悲欢离合，依旧是那副憨呵呵的面孔和宁波腔浓重的上海话。

几年前的十月，是一个天气舒爽的夜晚，我接到父亲的电话，退管会的叔叔通知他，阿爷去世了。挂上电话，我怔了很久，多年前和阿爷相处的快乐时光，一幕幕浮现。我没能去参加阿爷的追悼会，父亲说阿爷的遗容很安详。阿爷的女儿告诉我，生前阿爷一直在念叨着我们。

阿爷离去之后，我回到过黔北山乡。多年过去，阿爷和父母的单位已经搬迁，旧的厂房和家属区都留给了当地村民。我特地去了阿爷最后工作和生活过的招待所，房舍废弃、断

皮屑一样让人晕眩。这一天的雪，不知折断了山中多少枝条。六年前的春天，曾在上客堂住过一晚，喜欢它满窗的森林。站在上客堂电梯口的窗边，能望见禅源寺的幽静庭院和翘角飞檐，傍晚关了门的寺院，亮起明亮夜灯，将黄墙映照得更加透亮。若狂在《山野民宿》中讲，上客堂的前生就是禅源寺的厢房。通常出门我会自带茶与茶具，今日看到上客堂已备好了茶具，便取了房中茶。茶是正山小种，正山小种是武夷山的红茶，据载，武夷山的正山小种是世界上古老的红茶，备受英国王室青睐的英国英

式下午茶用的就是正山小种。茶古不古老我不管，我只知道，天目山中的树木都很古老，最老的一棵银杏有12000年，是世界银杏之祖。桌上的茶饮指示牌上提示：“要用国家森林公园天目山的山泉水冲泡。”天目山的山泉水流淌在森林中，我是见过的。冬季的天目山，大雪落在岩石上，那雪因为没有足迹印染，看着尤为松软，好似非常厚的一层奶油。天目山清澈的山泉水就冷冷地闪在雪白的溪谷岩石间。房间里的水引自天目山山泉，用山泉水泡茶，想来定是不一样。曾见茶书上写，英国王室喜欢

为苹果的价格太贵。其实，IBM电脑之所以能够不断下降价格，重要原因是他们走了开放和兼容的路线，把电脑的多种开发权限，交给大量的使用者和商家。他们失去了垄断的权利，却获得了无数的援军和开发志愿者，市场份额的猛增，才使得降价成为可能。

乔布斯很聪明。他从苹果电脑的挫败，获得了启示。后来，他主攻手机市场。苹果手机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，除了品质优秀和技术创新，重要原因，也开始走向开放之路。苹果手机采取部分开源的策略，在我看来，最要紧的是开源了部分编程语言和浏览器，于是，依托世界各国使用者开发者的力量，苹果的生态系统迅速拓展，百花盛开。人们喜欢苹果手机，除了硬件的魅力，还在于它拥有丰富的来自各种文化的App。现在，我们的华为和诸多手机的成功，也再一次证明了这种战略的高明。

走笔至此，我想，关于D.S开源的智慧，已经无需赘言。全世界的使用者开发者与D.S并肩作战，那种浩浩荡荡的趋势，谁也阻挡不住。

我不爱追剧，却熬三个通宵一集不落、一口气看完了电视剧《我是刑警》。说是悬疑剧，看便吊住“胃口”；言为警匪片，观之淋漓痛快；视作伦理剧，多半拴牢人心……《我是刑警》以侦破一连串凶杀命案故事，塑造了以秦川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刑警形象。秦川似乎搅动了外界对刑警的口味，给人另类、别致、新鲜的感觉，我由衷认同导演的演绎，从秦川身上再见了从前的自己。

我曾也是个刑警。风餐露宿，吃苦拼命，那是刑警的众生相，可没有睿智头脑，在众人眼里你只是一介莽夫。破案若分等级，破命案可谓刑警心目中的终极考题，能拿下命案，当刑警的真有给自己续一次命的开怀。

这些天，翻开过往数十起命案的侦破笔记，字里

行间恍若现场我冥思的沟壑。秦川在戏中说：“当刑警就是要展开想象的翅膀！”这话触动了我的泪腺。我听说过同样的话，当年却遭麾下哄笑，说我之前坐办公室着魔了，大意只配写材料，不是当刑侦队长的

刑警的头脑与胸怀

戴民

料。老队长当年选人，敏锐属首要标准，刑侦破案斗智斗勇，方向走偏，纵然吃再多苦也是白搭，当刑警，破案才叫硬道理。

闵行一处老宅发生命案，一个女人半夜被钝器砸死在炕头家床上。初始，定性情杀，线索绕着死者转，忙乎个把月，案子走进死胡同。而在炕头家窗沿觅得的一个鞋印被忽略掉了。那鞋印很特别，是双特制的劳保翻毛皮鞋。从一双鞋入手，一番周折，黄浦江里捞到那双鞋，水落石出，凶手是另外一个他。财杀定成情杀，破案难免走弯路。刑警冲冲杀杀，那叫矫情，玩鞋子才是刑警的命。

上世纪末，黄浦江上发生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。船老大受伤跳水爬上岸，队里请警界“马良”张欣画像，船老大眼里的歹徒削脸、鼠眉、披发，特征鲜明。如何以画觅人？《我是刑警》中，面对系列持枪抢劫杀人

大案，秦川让手下摆“龙门阵”，刻画凶手模样，异曲同工。我让弟兄们“头脑风暴”。队员伟强说，凶手铆牢机帆船下手，十有八九熟识水上驾驶，可能跑过水上运输，会驾船。若是如此，他最有可能去过水上加油站，那里可作为排摸重点。一条黄浦江，水上加油站屈指可数。依据命案场景，想象的翅膀似“华尔兹”舞步，踩在点上果然曼妙。在浦东东头水上加油站，工作人员打量模拟头像，一眼辨别此人叫“小梁子”，宝应人，

这样，愣愣地坐在橱窗前的座椅上，边品尝，边出神地望着师傅们包汤圆，思绪也随之飘远。小时候，每逢元宵，一家人总会围坐在一起，热热闹闹地包汤圆。那时，我总是好奇地看着大人们忙忙碌碌，也会忍不住动手尝试。虽然包出的汤圆形状各异，但家人们总是笑着鼓励我，温馨的画面历历在目。味觉的记忆，是久违的温暖与感动，是比视觉更忠诚的东西。城市的繁华街角，老字号宛如一颗遗世独立的明珠，用它的坚守，诠释了味觉的忠诚，也让我的童年记忆永远鲜活。

味觉守护

何芳

将桂圆与茶叶一起发酵，发酵好了挑走桂圆，又用松树枝条进行烘焙，这样得来的正山小种有松烟香、桂圆香、蜜香。提示：“要用国家森林公园天目山的山泉水冲泡。”天目山的山泉水流淌在森林中，我是见过的。冬季的天目山，大雪落在岩石上，那雪因为没有足迹印染，看着尤为松软，好似非常厚的一层奶油。天目山清澈的山泉水就冷冷地闪在雪白的溪谷岩石间。房间里的水引自天目山山泉，用山泉水泡茶，想来定是不一样。曾见茶书上写，英国王室喜欢

七夕会

窗外的雪寂寂在下，山林中，每一条枝丫都带了雪，每一条带着雪的枝丫都好看。探梅、饮茶、看雪，心绪变得安然。贪念起眼前的一些小美好，没有雄心勃勃，没有昂扬激愤，茶越喝，心越静，越能感受到一种小快乐，一种暖洋洋、当下的、没有邪念、没有不安的快乐。当我们学会满足，就会感受到快乐。容易满足的人生，不亦快哉！

你会包书吗

赵荣发

张恨水列举人生十二大“不亦快哉”之事，其中一快为“围炉独酌，看玻璃外，雪花掌大，不顷刻间，天地一白，不亦快哉！”夜晚住西天目山禅源寺边上的上客堂酒店。房间有一面大的落地窗，坐在屋内可观雪，巴掌大的雪花就在窗外密密飘落下来。森林中的红梅、雪松、柳杉、香樟上都覆盖着白的雪。上下一白，白得不谙世事，白得无牵无挂。天目山的雪密不透风地下，怎么形容呢？如同羽毛一般轻盈，密密集集。远远望之，又似无数头皮屑抖落下来。头皮屑这比喻不太好，可那么稠密的雪花片，真如头



腾飞 (剪纸) 孙平

喜欢去听健康讲座，告诉我家人的悲欢离合，依旧是那副憨呵呵的面孔和宁波腔浓重的上海话。

几年前的十月，是一个天气舒爽的夜晚，我接到父亲的电话，退管会的叔叔通知他，阿爷去世了。挂上电话，我怔了很久，多年前和阿爷相处的快乐时光，一幕幕浮现。我没能去参加阿爷的追悼会，父亲说阿爷的遗容很安详。阿爷的女儿告诉我，生前阿爷一直在念叨着我们。

阿爷离去之后，我回到过黔北山乡。多年过去，阿爷和父母的单位已经搬迁，旧的厂房和家属区都留给了当地村民。我特地去了阿爷最后工作和生活过的招待所，房舍废弃、断

皮屑一样让人晕眩。这一天的雪，不知折断了山中多少枝条。六年前的春天，曾在上客堂住过一晚，喜欢它满窗的森林。站在上客堂电梯口的窗边，能望见禅源寺的幽静庭院和翘角飞檐，傍晚关了门的寺院，亮起明亮夜灯，将黄墙映照得更

在天目山喝茶

何婉玲

我是见过的。冬季的天目山，大雪落在岩石上，那雪因为没有足迹印染，看着尤为松软，好似非常厚的一层奶油。天目山清澈的山泉水就冷冷地闪在雪白的溪谷岩石间。房间里的水引自天目山山泉，用山泉水泡茶，想来定是不一样。曾见茶书上写，英国王室喜欢

时尚